



记忆

记忆  
的力量

赵牧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赵牧 著

# 记忆的力量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的力量/赵牧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668 - 1426 - 5

I. ①记…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2758 号

##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

排 版: 广州联图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2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

定 价: 38.00 元

---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新时期’文学转型与革命重述关系研究”（编号：2013GGJS-171）和2015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社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新时期’以来河南城乡小说梦想叙事研究”（编号：2015-JCZD-005）的阶段性成果，并在写作的过程中受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批特别资助（编号：2012T50633）的支持。

第一辑

## 天涯来去

一种仪式,总有些不得已的;一种谎言,有时连自己也不觉是相信了的。我这里对于时光的记忆,对过往的复述,对命运的感慨,也许就是这种仪式与谎言的延伸,我以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情,急切地把它们打发走了。

1. 我们的王庄 /2
2.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7
3. 奶奶家的大黄狗 /11
4. 村小的日子 /14
5. 大胡子刘老师 /18
6. 鲁有执笔者 /22
7. 不良少年 /25
8. 邂逅 /28
9. 永远的愧疚 /30
10. 青涩 /33
11. 说“沙发”,记北京 /37
12. 迷失兖州 /45
13. 牙疼 /50
14. 购书记 /53
15. 从天涯来 /57

16. 寂寞的自由 /61
17. 从小脚说到乳房 /64
18. 下雪的夜晚 /68
19. 厕所在哪里 /69
20. 座中有鸿儒 /74
21. 记忆与遗忘 /79

## 第二辑

### 谈鸡论鸭

如果把社会生活中的议题比作撒给鸡鸭的食物,鸡一嘴,鸭一嘴,但鸡鸭却有很大不同,鸡总看着别的鸡嘴里,而鸭只看准自己的嘴里。评论家当有一种鸭的精神,但是,我们这个时代鸡嘴太多,鸭嘴太少,太多的人期待别处的热闹,因而,海阔天空的评论似很喧嚣,但我们的判断却非常糟糕。

1. 老萨的生死 /86
2. 冒充教授,我的错误在哪里 /89
3. 自由与考博的悖论 /91
4. 师之责,酒之罪 /94
5. 朱学勤:何出天谴之语 /98
6. 话说灾难旅行者 /100
7. 告别“直八”时代 /104
8. “三八节”有感 /108
9. 日常生活中的红色记忆 /112

10. 当孝心被疑为杀手 /116
11. 黑色幽默与剩余快感 /119
12. 关于教师节 /121
13. 网络性游戏:虚拟的交换,想象的满足 /124
14. 我的考试观 /129
15. 衣服与自我 /132
16. 文化大师的委屈 /137
17. 大葱的两种吃法及其他 /139
18. 黑匣子,黑匣子 /142
19. 钉子户:改造的隐喻 /145
20. 关于猫狗、辩论及其他 /148
21. 为谁辩护 /152
22. 世纪末:想象与追忆 /156

### 第三辑

## 说文解字

一个字词,从舌尖溜出;一段文字,从眼前飘过。然后,就在各种声音和文字的洪流中湮灭了。它们何以没在你的头脑中多一些盘旋,没在你的心灵多一些震颤,而只是充当了语词世界的陌生人,轻飘飘地过去,不留一些情感或思想的痕迹呢?这背后或者有一些秘密,但是,在这匆忙而又目的不明的旅途中,更多的人选择了拒斥。毕竟很多情况下,说出就忘,过眼就逝,或是一种最佳的观光客心态。

1. 梦境从何处开始 /162
2. 张中行与杨沫:一个道德叙事的生成 /166
3. 鲁迅及其八卦 /169
4. 何谓电影,如何讲史 /172
5. 为细节辩护 /175
6. 小说的后革命阅读 /178
7. 释“字”说“官” /181
8. 灾难面前,作家所为 /184
9. 关于“索隐派” /186
10. 小红帽及其他 /189
11. 字典与风化 /193
12. 关于疑心 /196
13. 《张居正》及其他 /200
14. 流水线焦虑症 /204
15. 王佳芝:不能承受之重 /207
16. “我的鼻子就像花菜一样” /211
17. 青葱岁月,青涩记忆 /213
18. 记忆的力量 /216
19. 父与子:在秘密中和解 /220
20. 失落与寻找:70后的挽歌 /222
21. 作为“显学”的“生态批评” /226
- 后 记 /233



# 天涯来去

第一辑

一种仪式，总有些不得已的；一种谎言，有时连自己也不觉是相信了的。我这里对于时光的记忆，对过往的复述，对命运的感慨，也许就是这种仪式与谎言的延伸，我以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情，急切地把它们打发走了。

## 1. 我们的王庄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某县的河东王庄。记得小的时候，王庄就是王庄，虽然我们庄西头有条小河，但庄名前面没有“河东”两个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村人张三家的门前立了一块石碑，正面刻了四个大大的楷书庄名，在介绍村庄历史的背面，也交代了它由“王庄”变成“河东王庄”的因由，就是担心重名太多，加上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词后，就比较容易区分了。

我们村里的人，其实是乐意有这么一种区分的，因为它起码可以将我们的庄子，跟城关镇的一个庄子区分开来。就是在日常的语言中，我们也常会做这样一种区分。比如有人问，你哪个王庄的，我们通常会说，河东边那个的。而城关镇的那个呢，我们那县城方圆一二十里的人，都习惯叫它蒜种王庄。

我没有亲见过那个庄子里出来的人，但我却经历过被人询问的事：你是哪个王庄的？有一回，正上初中的我跟一群同学到烈士塔下面的护城河游泳，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捉住我们问是哪里的。我说是王庄，那人就问是哪一个王庄，是不是蒜种王庄的？从他的眼神里，我觉得他可能已经认定我必是蒜种王庄的人无疑了。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村也不例外，但这些历史都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张三家门前的石碑简单地叙说了村庄的来历，说是清朝乾隆年间由王氏建村，距离现在大约三百年了。我不知道这一条记载来自何处，也没有办法检查它的真实性。一个村庄以姓氏作为名字，大抵都会被认为这个村庄的建立跟这个姓氏有关，这成了一个惯例，而那些撰写石碑上的村史的人，或许就是这么想当然地将我们跟王氏联系起来。我曾经问过村上一些年长的人，他们中有的如果活到现在的话，也都有一百多岁了，但自从他们有记忆以来，便不曾见过村上一个姓王的人家。如果姓王的人就是这个村庄的奠基者，那么，他们及他们的后人都跑到哪里去了？一个地方上有势力的家族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村庄，那么他们何以衰退乃至没有任何踪迹了呢？

当然，那些王姓的人，也许是发达了之后便迁离了我们这落后而破败的村庄。但他们显然还达不到显赫的地步，如果是那样，他们即使没有出现在村人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也至少应该在县志里有所体现。我们那个县曾经有孔子的弟子来做过县令，有李白、杜甫、高适结伴来游历过。著名的八卦教就是由我们县的一个人创立的，这个民间宗教曾经跟白莲教有很大关系，而后来的义和团则是它的一个余脉。这里也还出过一些大官，如明朝时候的陈侍郎、清朝时候的某位直隶总督，民国时还出过一个北洋政府的总理，并临时代理过大约一个月的大总统。

但这些人，都不姓王。

我们旁边村里曾有一个民间的武侠人士，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被一个中学老师写进了小说，发表在我们县一个油印的文学期刊上，竟也风行了一阵子。我还特地远远地观察过那个写小说的中学语文老师，瘦骨伶仃的，架一副眼镜，一看，就直觉而言，当年的蒲松龄或许就像他那个样子吧。这个老师姓张，他笔下的人物姓沈，竟也跟姓王的没有关系。按照小说所写，那姓沈的侠士应是在王姓建村之前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曾在八里庙里只身杀死过大蟒蛇。早在村子建成之前，八里庙就在黄河发大水时被湮灭了。也就是说，我们王庄是乾隆年间黄河大水之后的产物。村里到处都是黄沙，或就是当时留下的印记。记得有一次县里组织疏通西河的河道，还从河底下的淤泥里挖出一副女人的骨架，已经死了那么久了，手里端着的和面盆还依然完好。这个无名无姓的妇女，就在河底的淤泥中保持厨房里劳作的姿势，竟长达三百年的光阴。

小时候我到北河喂羊，还能看到很多瓦砾，据说就是八里庙时期遗留下来的。北河是一个沙河，大片的黄沙上长着稀疏的茅草。阳光底下我们经常赤脚在上面跑，但有些沙岗，却必须小心翼翼的，不然，说不定哪一块残破的砖瓦就划破了你的脚。有一个老头子很喜欢跟我们讲故事，有些女孩子也喜欢听，但她们却讨厌他时不时用手在裤裆里摸来摸去。这个老头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样子却很清晰。据说他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恶霸被处决了。

处决的方式，据村上人讲，非常奇特：两个交叉的树桩被埋在地下，上面放上一根横木，好似电视里所见的绞刑架的样子。记得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就是在这样的架子上被绞死的。但不同的是，我们村当年的那个横杆上，却安装一个滑轮，绳子穿过去，一头几个人牵着，一头拴着这个老头的哥哥；大家一起喊着口号，将这个老头的哥哥拉离地面，一点点升高，一边升高一边喊，看见老蒋了吗？如果说没看见，那就继续往上拉，

直到他说看见了，然后大家一起松手，他就哗啦一下掉下来。如是者三，人就被摔得去“见老蒋”了。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却是充满诧异，因为那个时候的老蒋，毕竟跟故去的马克思不一样，他还在台湾好好地活着，而且不时地跟手下一起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真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所有人的讲述，都将这个人最后被摔死的过程说成是去“见老蒋”了。也许在他们当时的心目中，老蒋已经像他在大陆的王朝一样，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有一回我亲见这个放羊的老头当着一群女孩的面将手往裤裆里放，我就想，也许我们那群小伙伴们也该竖起一个滑竿，将这个邈里邈遑的老头也拉上去摔下来。

想象中的滑竿并没有竖起来，而这个老头也早已去世了。不但如此，他的儿子，一个乡村医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以八十一岁的高龄突然发病而作古。想当年，这个乡村医生给我打过很多次针，别人都说他医术不高，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声音总是很好听，待人也非常亲切；而且允许赊账，从来不会因为别人长时间不还款就给人脸色看。他儿子也是个医生，但借行医的机会，在扎针的时候，跟村上一个妇女勾搭上了，差点因此闹出人命。那女的也是个二百五，自己将这事传扬了出去，她的老公公而不是她的老公，拿了一把铁锨便冲到医生的家里去了。

这个妇女的老公公我们都叫他“老回”，我有一年多没有见着他了。上一年的春节，听说已经八十多岁了，而且某次出门的时候，被外村的人不小心撞了一下，虽说没有骨折，但却也难能起床了。所谓的“老回”，其实他也姓赵，跟我们是本家，血缘上也并不远的。为什么叫“老回”呢？因为他为人处世跟别人太不一样。就拿农具操办来说，我们那里都有合作精神，而他却不，既不肯借别人家的，也不愿将自家的借给别人，所以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也处得差。当然，他也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因为实在没办法，你拉下脸来去借，虽然他总将话说得难听，你如果不因此甩袖出门而去，他总还是会借给你的。

我父亲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难堪，却没能忍受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侮辱，所以也就没有借到他的东西，于是，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理他。有一年，他出嫁的闺女春节回门，需要人给做饭，找了一圈，村上那么多厨师没有一个愿意给他帮忙。他没办法，找到我爸爸，爸爸狠狠数落了他一顿，他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一样，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这样差的人缘，所以他儿媳妇跟人家偷情的事，大家都乐得看笑话。当然，有关他的笑话也有很多，比如他过去经常吹嘘自己跟某某官员关系很好，而所谓的关系好者，不过是他曾经到这个官员办公的附近收过破烂

而已。但这似乎成了他好打官司的资本，有一年他家的一亩小麦在就要收割的季节被人割走了，他就请人来自己田里照了相，准备作为证据告到法庭上去，但后来却不了了之。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他如今已经是垂垂老矣，铜铃一般的眼珠子瞪起来依然怕人，但脾气却温顺了很多。他也很孤单，他的老婆十几年前在西安被火车撞飞了，他的一个儿子在那之前便被村上一户袁姓人家给打傻了。那个偷情的儿媳妇，虽然被他维护着，并亲自上门复仇了，却对他一点都不孝顺。前几年他曾到洛阳的关林一带收破烂，回来后逢人便夸说洛阳城市的好，似乎这个好跟他有很大关系似的。有一年，我去洛阳旅游，坐车经过关林，脑海里还冒出他那一长张脸，但不知道，他当时是否还在那一带活动。他每次见我倒是都狠狠地夸奖一番，说我如何如何的聪明能干，似乎有意讨好我，想跟我多说几句，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有个四奶奶，跟这个老回是邻居，并且好像是远一层的叔嫂关系，但关系却也一样处得恶。她是个巫婆子，整天烧香磕头，装神弄鬼。小的时候，我们曾跑到她家里去，看着堂屋的桌子上香灰有尺八厚，一个很大的海碗上趴着一只被涂抹了各种颜色的大公鸡。村上的人都说，她就靠吃这些给天王老子的贡品养出一身肥肉。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搞一些祭拜活动，为此，要提前一天早早地跑进城里。

路上都是我们村进城务工的人流，她一会儿截住这个，一会儿截住那个，央求他们载她一程，但干活的人时间都很紧，疯子一般地狠狠地踩着脚踏车。再说，她那么胖，又上了些年纪，大家怕累不说，说不定还会惹上麻烦，于是她如愿的机会不多。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搬出神仙来诅咒个不休，但却没有人将她的话当回事。不过我上学的路上也曾遇见过她进城，也拒载过几回，但也有时候看她可怜而发了慈悲，结果很长时间过去了，她将我拒载的事情忘记了，却逢人便夸我的好。

可见，她的心底，其实是很柔软善良的。

当然，谁要是得罪她了，比如要搭车而没有让，她也会说很多坏话，而且扯上老天爷或老地爷的，让人心里很是发怵。毕竟村上的人，对于神鬼，虽然不像她那样五迷三倒，但都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所以，谁都忌讳跟鬼神扯上麻烦。据说，她和老回家交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是叔嫂，宅基地什么的，就会有交叉，所以，当她一家从临着老回的地方搬到村南头的时候，原来所住的地方就给老回做了一些置换。但听说在搬走前的晚上，她在院子里埋了很多的针，据说这样可以破坏原有的风水，结果被半夜起来的老回发现，狠狠地抽了她一嘴巴子，地方自然也没有置换成。几十年

过去，她也已经死了，她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墙塌了，里面的香案断了腿，原来的那个大海碗还摆在桌子上，不过被掉下来的瓦片砸烂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每当我从那里经过，总会想起这个四奶奶来。她现在算是跟神鬼同在了，但不知道，她曾经每天都念叨的老神老鬼，现在可还有人给送上供奉没有？

有一户人家跟这个四奶奶的血缘关系似乎比我们跟她更近。这户人家有一个孤苦的老太婆，我小时候都叫他一口人大奶奶。她只有一间小屋，做饭就在外面的一个小窝棚里。曾经我帮她将一捆柴火扛到家里，她从此逢人便说我懂事。她的故事是很悲惨的，可以说，正是她促使我几度产生写小说的冲动。她的丈夫新中国成立前是村长，因为一件事被日本鬼子关到县城的大牢里了。同去的还有十几个人，但唯独他是个村上问事的，平日里也许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没人肯去给他说好话，结果就被枪决在我们村西头的河边沙滩上。从此，一口人的大奶奶便独自养着自己的一个女儿，后来这女儿出嫁了，她就成了一口人了，似乎从此就再也没有往家里添置过一件家具。

她的遭遇使我想起了我的老奶奶。我没有见过她，但却不断地听父辈谈起。她也是年纪轻轻地就死了男人，这个男人是我的老爷爷，他在一个夏天里去二百里外的地方拉石灰，中间经过一片青纱帐的上坡路，同伴们都极早地过去了，水壶也拿走了，他就死在半坡上了。那时候他才二十三岁，而我爷爷还不到三岁，距离清政府的灭亡，还有两年的光景。当然，距离我现在想用文字的方式将我的村庄的这些人从消失的过往中打捞出来，则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中国的历史当然是天翻地覆了，而我们的村庄，却只是一些老头老太死去，而那些曾经的青壮年们，却又一天天变老，成了新的老头老太了。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流着，我们的王庄，似乎就在这个过程中距离我越来越远了。每次回去，都会有一些新鲜的面孔冒出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对于他们，我已经是远来的归客。所以，王庄，这个地图上仅是一个小点，却触动了我不少记忆的地方，如今将要成为他们的了。

## 2.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曾经有位哲学老师布置过一个题目，让我们就利人与利己的话题发表一下意见。我一下子想起曾经非常熟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句话，它出自毛泽东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在“文革”中，这句话被当作神圣的口号，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我因为年岁小，出生的时候已是“文革”后期，对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记忆；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上就要分田到户的时候，却偶然记住父亲因为重复这句语录而被奚落的情景。

父亲那时是大队的会计，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那里所谓的大队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了。小队已经分了，工分制已经破产，地都分到各家各户了，各小队长的职务尽管都还顶着，心却都早已不在此了。大队是个空架子，面临着解散的命运，只不过还要再等上面的通知。上面一直说，要等等，再等等，等了一年又三个月了，有些人就等得骂娘了。大队的队长骂得最厉害，他说这算他妈球事，大队部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行，得开会研究一下形势。

那时候“研究形势”是大队长的口头禅。他一个大老粗，照我现在的想法，应该不懂得什么形势不形势的，但却经常听到他拿“形势”这样的大词来糊人。他说，不能老让那些狗逍遥自在。想当年，老子跟着部队打游击的时候，敌人都跑到眼皮子底下了，还要经常碰头开会研究政策呢；现在倒好，公社不要了，生产队也解散了，是人不是人的，都窝在家里，干个啥事啊？

于是，我父亲就被村长找来，在喇叭上喊话。

人的耳朵没聋，心眼却变了。大家端着饭碗，仰着头，都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父亲在广播里喊，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召开会议。咬文嚼字，一连喊了三遍，震耳欲聋的，却一个人都没召集到。我父亲这时候就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他说，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发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抓紧时间来开会了。

结果，据人们后来讲，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这句话乐翻了。

那时我还很小，属于还没有记忆的年龄，但却因为人们的不断讲述，而深刻地记住了父亲喊的这些话。

当然，我的这些记忆，也与当时母亲正和父亲闹矛盾有关。事实上，也正是父母之间的公开化的矛盾，才导致那一天父亲对毛主席语录恰如其分的引用变成全村人的笑料。

事情跟我们家所在的一个小队分队有关。分割队里的公共财产是各家各户都重视的大事，据说因为这个，很多关系本来很亲近的人都红了脸。不过，以抓阄作为分割的方式倒是无可争议的。从政治的角度，这可以说是充分发扬民主，但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其实就是听天由命。借助天的权威而推行民主的实验，在我们村生产队的历史上，早已是屡见不鲜了。所以，各家派个代表，大家一起来抓阄，抓到什么是什么，没有谁想到要反悔的。

何况生产队里值钱的东西不多，随随便便地抓个阄，本来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因为这个，那天临时被什么事情耽搁着不能出门的母亲，就委派了我父亲出面，反正他是大队会计，也要到那里去监督的。

我父亲可能对于监督工作太认真了，人家让他先抓，他不好意思，说等等吧，你们先来。等来等去，结果就剩下最后两张了，然而，却也是最为关键的两张，因为小队里的一头老黄牛还没被人抓走。现场气氛有些紧张了，大家本来都嘻嘻哈哈的，但这时竟变得神情诡异起来。仿佛此前的一切都是过门，而接下来的才是大戏。很多人在现实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们跑过龙套之后就站在那里旁观，一挨有大戏出台，虽然跟自己全然没有关系了，但内心里却比自己站在戏台上的时候还要充满期待。所以抓到阄的人全没散去，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最后的两个纸团上。

小队长笑着跟我父亲说，你先吧，但父亲都让到这步田地了，似乎更有理由让下去。他摆摆手，没说什么，小队长于是把手伸进去了。大伙儿都大眼瞪小眼的，所有的俏皮话，这会儿也都吞回肚里了。据说，这时候，我母亲也从家里赶过来了，但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她总不能像戏文里唱的那样，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把小队长的手给喊回去吧。再说了，盆子里还有两张阄，困得紧紧的，谁知道最后剩下的，说不定就是那头老黄牛呢？

我父亲心里也许也怀着这样的期待。

但谜底揭晓，老黄牛让小队长抓走了，我们家毫无悬念地抓到一块石板。这也许应了一个俗语“最后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可当时的情形却不是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下子该有好戏看了。

然而好戏并没有即刻开演。

父亲似乎很从容地给小队长又摆了摆手，说你宣布一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小队长想把自己整得严肃些，强憋着心里的笑，喉结都打战了，像个喝水的老鸱。然而，他嗫嚅着又说了另外一番话，说，要不你叫嫂子把牛牵走吧？据说，母亲这个时候很想抢着上前代为回答的，但是父亲摆了摆手，说哪能呢，牛是你抓的。对于这番谦让，在场的众人都感动于这对老搭档的一团和气，因为单干了，老黄牛作为田里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相比一块破石板的价值，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谁都清楚老黄牛的分量，但小队长却还谦让一番，而父亲则一连摆手，这禁不住让人感叹，经过那么多年“斗私批修”，两个修理地球的农民，精神境界也不是一般高了。然而转念一想，若父亲当年不摆手拒绝，该是一种什么后果呢？难道小队长真的会同意父亲将牛给牵走？即便是他同意，他老婆会同意吗？更进一步讲，即便他们一家人都同意了，我父亲也将牛牵走了，这对老搭档还会一团和气乃至毫无芥蒂吗？

后来，我曾在齐泽克的一本书中读到一个概念——“空洞的符号性姿态”。这种姿态提供的是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这样的选择，却是注定不会发生的。按此，抓到老黄牛的小队长所做的谦让表示，其实就是一种“空洞的符号性姿态”，其核心是他提出了一种让别人拒绝的提议。齐泽克为此所举的例子，跟父亲与小队长之间的情形非常相似。他说假若他和朋友同时竞争一个晋升的机会，而最后他胜出了，这时候，他应该做的就是表示退让，而朋友该做的，就是拒绝这个退让，然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保住了。在这一场景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纯粹的“符号性交换”，这中间，尽管并没因此而改变一个获得晋升而另一个没有的事实，但经过这一番交换之后并非一无所获，相反他们看到了各自的谦让，并因此维护了友谊。危险在于，如果朋友接受了这一提议，这种友谊的表象就会崩溃，即便按照游戏规则，接受提议的朋友可能最后也没能晋升，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很可能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之低，因为游戏规则预先存在，进行“空洞的符号性交换”的双方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

我父亲和小队长，虽然并不具备齐泽克非同一般的理论提升能力，但他们显然都小心地维护着彼此团结的表象。所以，小队长表示谦让，我父亲摆手拒绝，而一圈围观的人都跟着真心或假意地赞叹，这便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时节，也眼看就要出现了，因为小队长终于站起来宣布了。他说，今天就这样了，咱都他娘的散了吧。他说到这里扭头看了一眼我父亲，然后举起手来，想做一个什么手势，结果却挠了一下头。原本喋喋不休的他，不知怎么就卡了壳，于是就又挠了一下头，结结巴巴地说，咱们的大队会计已经